步里客談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步里客談
作者：陳長方　南宋

宋陳長方撰。長方字齊之，侯官人。紹興戊午進士第，官江州軍學教授。初，長方父侁為洪州錄事，卒於官。長方奉母居吳，依其外祖太僕寺卿林且，家於步里，遂以名書。《宋史・藝文志》載陳唯室《步里客談》一卷。唯室即長方之別號，蓋《宋史》荒謬，未考其名。胡伯能作《長方行狀》，稱所著有《步里談錄》二卷，亦即此書。蓋初名《談錄》，後乃改今名也。所記多嘉祐以來名臣言行，而於熙寧、元豐之間邪正是非，尤三致意。其論元祐黨人不皆君子，足破假借標榜之習。其引陳瓘與楊時書，譏欲裂白麻之非禮，亦深明大體，所見迥在宋人之上。至於評論文章，頗多可采。如謂陳師道李杜齊名吾豈敢，晚風無樹不鳴蟬句，與黃庭堅坐對真成被花惱，出門一笑大江橫句，皆學杜甫縛雞行，而陳為不類。又引王剛中語，謂文字使人擊節賞嘆，不如使人肅然起敬；又謂文章態度如風雲變滅，水波成文，直因勢而然，以議蘇軾數擬《盤谷序》之非，皆為有見。至謂月自有光，非受日之光一條，由不知推步之術，謂腎無左右一條，由不知診候之方，置之不論可矣。此書《宋志》作一卷，與胡伯能行狀不合，蓋傳寫之誤。今散見《永樂大典》者，裒而輯之，尚得五十八條。謹以類排纂，從胡伯能所記，仍釐為二卷。

卷上

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，李煜遣其臣徐鉉來，以口舌勝。趙普屢言擇館伴，及又請，乃中批差三班院名下使臣以往。鉉反覆問之，其人聲喏，言不識字而已。鉉無如之何也。

富文忠公少日有詬之者，如不聞。或問之，曰「恐罵他人」。曰「斥公名曰富某」。曰「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？」（案此條載《說郛》本，今增入。）

范文正帥西方，時相恐其成功入政府，欲塞其門，故授以邠州觀察使，再三以月俸優厚

及遣中使宣諭。文正力辭，以伐其謀，竟得請以罷。未幾，坐擅答李元昊書，議加極法，降知耀州。

范忠宣公言：「江民表作小官時，便作取宰相時事。舜居歷山及得天下，若固有之者，養於素也。」

魏泰託梅聖俞之名作書，號《碧雲騢》，以詆當世巨公，如范文正亦不免。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，故名仲淹，意欲結之為兄弟。余於石氏士繇家見之。

邵康節先天學，自李挺之、穆伯長相授。《墓誌》中云：「推其源流，遠有端緒。」其實自陳希夷來。嘗云：「天下聰明過人唯程伯淳、正叔，其次則章惇、邢恕，可傳此學。」程先生問幾年可成，曰：「二十年。」先生曰：「某兄弟無此等閑工夫。」章、邢聞康節語遂來。康節視之曰：「章子厚、邢和叔心術不正，挾此將何所不為？」終不與之。故先天之學不傳。嘗為章子厚筮一卦，說平生不差一字。

熙寧戊申，邵堯夫聞杜鵑啼，不樂。或問之，曰：「將有人起東南為相，以文教亂天下，此禍非六十年不已。」未幾，王介甫召自江寧。介甫所建明經術法令，至建炎戊申方熄。

徐翼之云，見一老堂吏言：司馬文正在朝堂處置常程事宜，有尋常處。忽發一事，便令人心服。

外祖林卿雲，翰林學士趙彥若，司馬文正上容也。人未嘗見其私謁請問者，有事公言之、於時隨眾進退而已。政和間，范文甫建議於廬州，湖州取周鼎，遂持節過宋，解後劉器之請教，劉曰：「君富文忠外孫，程正叔門人，使某何所措詞？」

田腴承伯云：「作官從人奏辟，非但賓主，便有君臣之義，不宜輕也。」

初筮仕者求教於劉待制安世，曰：「清明和緩。」又問：「何以言緩？」曰：「何事不是忙壞？卻此言固足教初學，然學者知道，則緩急先後皆不失節矣。」

劉道原恕嘗面折王介甫。故子瞻送之詩云：「孔融不肯讓曹操，汲黯本自輕張湯。」此語蓋詆介甫也。

呂惠鄉附王介甫甚固。司馬公言：「利合必離。」後果發。介甫子簡云：「無使上知。」蘇子瞻改鑄顏淵之語曰：「吾聞覿君子者，問雕人不問雕木。」曰：「人可雕歟？」曰：「呂惠卿雕王安石。」

邢和叔遇人即訓誨，時人目曰「邢訓」。

呂正獻初喜邢恕，聞恕到京，訪之旅邸中。

王伯虎炳之自編修官得帖職，章子厚遍問堂中諸人云：「誰主張？」呂正獻曰：「伯虎於例得實，上恩也。」章遂默然。

元祐中，東坡行呂吉甫責詞，敘神考初用而中棄之曰：「先皇帝求賢如不及，從善若轉圜。始以帝堯之聰，姑試伯鯀，終焉。孔子之聖，不信宰予。」又曰：「喜則摩足以相歡，怒則反目以相視。」既而語人云：「三十年作劊子，今日方剛得一個有肉漢。」

元祐間，顧子敦臨為夕郎，封駁任情。呂汲公大防謀之於呂正獻，正獻曰：「遷臨耶？躁進者效之。責臨耶？畏懦者將不敢。方今治河之議未決，宜遣相河。」因此賞罰皆非由封駁也。

陳瑩中《答楊中立書》云：「乃欲毀此白麻哭殿庭。」某謂，白麻，王言也，不可毀。天子之庭，非哭所也（案，此原本分為二條，而上半段語重，當系一條，今並）。

蔡京為翰林承旨，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。蔡君濟元康問之曰：「京小人也，尤好交結宦者，用京與宦者得志，天下何以不亂？」靖康初，貶京分司，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，齊下。（案，此條又見孫穀祥《野老記聞》。《記聞序》云：先人舊在陳唯室先生講席，及見諸所從遊如和靖尹先生之流，有《野老記聞》數篇，姑錄梗概。或原系《客談》中語也。）

崇寧間，立《元祐奸黨碑》於宣和殿，蔡京書立於諸長吏廳。事未幾星變，一夕大雷雨，碎宣和殿碑石，遂並諸州者去之。人心不以為然而天應之。天人無問如此，體究可以知道。

宣和殿所立《元祐奸黨碑》，以司馬溫公為首。元祐黨籍固多真儒賢士，然蔡京以勢利

傾奪錮之。鉤黨者亦多矣，未必皆君子也。余嘗題其後云：「等是名丹籍，誰知品月多。蚖龍同在肆，玉石共沉河。摧折人材盡，消磨歲月過。厲階生已甚，龜鑒莫蹉跎。」（「已甚」謂呂汲公行事也。）

遊公定夫，其子性剛，名之以損，且曰：「損，君子以懲忿窒欲。」先賢事事可法。

孫中丞多內寵，夫人以為病。縱其尤者犯上，孫不能堪，去之。用此遂數人俱去，孫不之悟。

靖康初，金為城下之盟而去。唐欽叟少宰引唐自明皇而後，屢失而復興者，以人主在外，可以號召四方力救京師。宜舉景德故事下詔，出臨洛京，以令天下，或能大振王略。不然亦可還據秦雍，以圖興復。翌日何桌入對，引蘇內翰《志林》以為：周之失計，未有如東遷之甚。其議遂格。

下卷

「《盡心》一篇，真法言也。」此孟子晚年言語。比之《公孫丑》等篇，無復剛烈之氣。

《伯夷歌》云：「神農虞夏忽然沒兮，我安適歸兮。」陳古刺今，此意涵蓄，此太史公文筆，非伯夷意也。

韓師德曰，《史記》書韓信之語曰：「吾悔不用蒯通之計，乃為兒女子所詐！」「兒女子」指蕭何、呂雉也。班固略其語曰：「悔不用蒯通之言，死於兒女手。」殊失本旨。「水上軍鬥入」，班固刪去，亦非也。

司馬遷作《武帝紀》，實錄方士神仙事，無一字譏刺，使讀者不覺思其事，則武帝之愚甚也。（案，此條載《說郛》本，今增入。）

漢武亦善用人。末年，用金霍及東方朔、枚皐、司馬相如之徒，處之皆得其地。但中年，宰相皆不擇人。

太史公有俠氣，故於趙奢、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。以未嘗窺聖賢門戶，故五帝、三王、孔子、孟子傳記，雖補綴事跡，亦未盡善。（案，此下二條俱據《說郛》本增入。

)

西漢末，文章與文景武帝時小異，然文物之盛也，無如武帝時。將氣有盛衰耶？抑由人主所好耶？

美新不類子雲文字，畏死仕莽不敢去。後人遂以此汙之，君子惡居下流。

范蔚宗《黃憲傳》最佳。憲初無事跡，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叔度，形容體段，使後人見之，此最妙處。其他傳即馮衍、馬援勝。蓋得二人文字照映，便覺此傳不同。以此知班固前書之不可及者，亦得太史公、司馬相如、賈誼、董仲舒、晁錯、劉向諸人文字作底草爾。

《五代史》於楊凝式不立傳，載其歷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，以疾致仕。又不明其本心，凝式諫父涉言：大人為唐宰相，而以傳國璽與人，則其心可見。又不仕五代，而托心疾，其人賢，其節高，可知矣。余嘗謂自晦與草木共盡者，五代不為無人，史不得其自者，固可嘆。若凝式本末昭晰，史復不書，執筆者何其與善之狹也！

陳師錫伯修作《五代史序》，文詞平平。初蘇子瞻以讓曾子固曰：「歐陽門生中，子固先進也。」子固答曰：「子瞻不作，吾何人哉！」二公相推未決，陳奮筆為之。

古人作詩斷句，輒旁入他意，最為警策。如老杜云：「雞蟲得失無了時」，註曰：「寒江倚山閣」是也。黃魯直作《水仙花》詩，亦用此體云：「坐對真成被花惱，出門一笑大江橫。」至陳無己云：「李杜齊名吾豈敢，晚風無樹不鳴蟬。」則直不類矣。

章叔度憲云：「每下一俗間言語，無一字無來處。」此陳無己、黃魯直作詩法也。

《阿房宮賦》，只是篇末說秦及六國處佳。若丁頭粟粒等語，俳優不如。

余嘗疑《三器論》非退之文章。又疑《下邳侯傳》是後人擬作。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，正如伶人作戲，初出一諢語，滿場皆笑，此語蓋再出耶？《毛穎傳》贊賞不酬勞，以老見疏，秦真少恩哉！甚似太史公筆勢。董晉行狀書回紇、李懷光二事，似左氏文字通解，非退之文字。之乎者也下皆未當，其誣退之多矣。秦少遊云：「退之《元和聖德詩》與《平淮西碑》如出兩手。」余以歲月考之，蓋相去十二年也。然以《平淮西碑》方《鄆州溪堂詩》，則又如他人所作也。

《羅池廟碑》古本，以「涉有新船」為「步有新船」，「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」作「秋鶴與飛」。歐陽永叔以「步有新船」是，而「秋鶴與飛」為不然。說者以是為歐韓文字之分，蓋篤論也。余嘗以三言評子厚文章曰：「其大體似紀渻子，養鬥雞。在中朝時，方虛驕而恃氣；永州以後，猶聽影響；柳州以後，望之似木雞矣。」

柳子厚《先友記》，乃用《孔子七十弟子傳》體。若《貞符》及《雅則》以《盤誥》詩人之文為祖矣。

東坡辯《黃樓賦》非作於子由，此所謂欲蓋而彰之也。《卻掃編徐州黃樓》，東坡所作，而子由為之賦，東坡自書。

韓退之《畫記》，東坡以為甲乙帳，而秦少遊乃效之作《五百羅漢記》，人心之不同如此。喻子才道，王侍郎剛中語云：「文字使人擊節賞嘆，不如使人肅然生敬。」（案，此條據《說郛》本增入。）

張文潛見富鄭公《神道碑》，至論趙濟處，曰：「公文固奇，欲加『一』字可否？」遂改云：及英宗神宗之世，公老矣。功在史官，德在生民。北敵西戎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，而一趙濟敢搖之。」「一」字，固文字關紐也。

余頃見喜祐一詔《罷茶鹽法》，讀之數十過，不能去手，每嘆息，以為真王言。既而觀《歐陽文忠集》，乃歐筆也。歐文溫潤，尤宜綸誥之詞。其言有「私藏盜販，實繁有徒。嚴刑重誅，情所不忍。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阱而陷吾民也。」

《東坡志林》云：「嘗欲仿《盤谷序》作一文字，竟不能成文章。態度如風雲變滅，水波成文，直因勢而然。必欲執一時之跡，以明定體，乃欲繫風捕影也。」

余嘗問王子世云：「蘇氏為縱橫之學如何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時案上有《莊子廟記》，云：「只此記中，謂莊子於孔氏，陽擠而陰助之。」此語亦縱橫家流也。

自古稱齊名甚多，其實未必然。如姚宋，則宋之守正非姚比也。韓柳元白四人，出處邪正不同。人言劉白，而劉之詩文亦勝白公。至如近代歐梅蘇黃，而子瞻文章去黃遠甚，黃之詩律，蘇亦不逮也。

內外二制，以潤色王言，布告天下為職，一字重輕皆係國體。喜則升之九天，怒則擠之九地，此為何理？要須褒貶之間示有懲戒。如駱賓王詆武后，讀之但笑，至「一抔之土未乾，六尺之孤安在」處，乃曰：「宰相安得失此人？」武氏猶知此，況天下有識之士乎？

江淮春夏之交多雨，其俗謂之梅雨也，蓋夏至前後各半月。或疑西北不然。余謂東南澤國，春夏天地氣交，水氣上騰，遂多雨，於理有之。

或謂月受日之光，至望則光滿，非也。日月內涵陰陽，月之陰有時而消長，陽亦隨之。故光有圓缺，至望則月之光自滿，適與日望，非受日之光。

沈存中云：「世多指脾為黃庭，有名而無形炁也，沖虛而無方物者也。」又云：「腎有左右，所以為坎離。坎離交，而滋五藏，如乾坤之生六子。」余謂：「知脾非黃庭而謂坎離為兩腎，何異於鈐兄之臂而曰姑徐徐也？」

承平時，茶酒班殿侍，繫四五重顏色裹肚。先是，京師以竹盛五色線，拽之為戲，謂之變線。又以殿侍所繫裹肚似之，故亦謂之變線。今不復繫如許裹肚，但有義帶數條耳（楊宜之侍郎云其前母呂氏舅有為之者）。

古人多用「轉蓬」，竟不知何物。外祖林公使遼，見蓬花枝葉相屬，團欒在地，遇風即轉。問之，云「轉蓬」也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